

陪考记

张忠桃



一年一度的高考，作为家长，我自然卷入了这波浪潮。高考更像是战场，除了那一千万冲锋陷阵的学子，我们这些陪考大军远远不止这个数字，同时还牵动了很多人的心。

5月23日，考点安排下来了，儿子分到外校县五中考点。电话里，我明显感觉儿子有些沮丧。

我知道，自己唯一要做的就是保持镇定，绝对不能在孩子面前流露一丝忧虑。我保持淡定，甚至精心设计了台词：“昊霖，看到你分在五中考点的消息，这样很好的，离家近，挺方便。你是打算住集体寝室还是租一个房间住呢？”孩子在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会，有点偏向于住集体宿舍，说是跟同学一起久了，即使住生地方也会习惯些。我赶紧帮他下定决心：那就住宿舍吧。

放下电话那一刻，我与妻子心里根本就安定不下来，还是决定在学校旁边租一套房备用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匆匆赶到县五中，校园里早已聚集了很多家长，都是来租房的。住房比大城市宾馆消费还贵，三天之内2000—4000元不等，根本不愁租不出。为了孩子，家长们都得忍痛租下来！我们刚好遇见儿子初中同学何锦的爷爷，于是就合租了一套。

因要帮儿子搬运行李，6月5日清早，我与妻子驱车赶往县一中。校园传来一首《相逢是一首歌》，让人心中升起惜别之情，满腹惆怅！同学们相互鼓励的加油声此起彼伏，很多老师还在认真交待。学校选了一个吉时出发，满载希望的大巴在欢送的人群中缓缓驶出校门，留下了老师与家长无限的期盼……

到了五中，儿子改变了住集体宿舍的想法，打算住租住房。他与何锦是初中同学，能找到共同话题，他们很开心，我们也放心。整理好行李，安顿下来，离高考还有2天时间，妻子留下来照顾孩子，我回衡阳打理小店。

6月6日清晨，妻子打来电话说儿子一晚上没有休息好，心很慌。我感觉妻子在电话里急得都要哭出来了，说儿子在同她谈心时，怀疑自己心理素质及抗压能力，还特别提到想让我陪在他身边。

我赶过去时，见儿子用纸擦拭摘下来的眼镜，眼睛布满血丝。我给他作了一些心理疏导：考好考坏没关系，不要刻意，尽力就行。同时我也强调，即使失眠也不会影响发挥，我举出了一系列的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说法。说实话，我心里压根没底。好在，我的到来让儿子明显平静多了。晚饭后同他散步，碰到一群家长，他们也在讨论孩子如何如何紧张失眠，我赶紧领着孩子绕开。为了让他放松，我特意带来了一副羽毛球拍，陪他打球，谈点与考试无关的话题……

考前夜是最难熬的。卧室里置有两张床，我打呼噜，挪到客厅睡沙发。因前晚失眠，躺在床上看书的儿子也许太累了，很快入睡了。我难以入睡，沙发是旧的，吱呀作响。我躺在上面不敢翻身，生怕惊动他们。另一个卧室，何锦可能过于紧张，睡不着，一直在玩手机，凌晨五点，就拿个篮球出去了。早上六点多，校园里

传来了起床广播声。儿子起来后告诉我，上半夜睡得还好，下半夜迷迷糊糊的。我安慰他说，没事，人的大脑很强，年轻人精神好，不会影响考试发挥的。

因儿子与何锦是同学关系，我们两家子合住在一起，非常和谐。我们相互帮助，相互鼓励，相互照应。因本人不会做饭，饮食基本上由何锦爷爷来做，我们非常感动。

吃过早餐，做考前最后准备，我把孩子的考场用品仔细检查了一遍。因两个考生睡眠欠佳，为防止血糖低，每人吃了一支葡萄糖。看着两孩子向考场走去，我们心中感慨万千……

考生的脸就像一张晴雨表。随着第一节课语文开考铃声响起，家长们反而平静了很多，大家都自觉远远坐在警戒线以外的树下，天南地北瞎侃。看得出来，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是经过考前煎熬，脸上写满了疲惫，担心，顾虑，期待……

语文考试结束，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，个个春风满面，阳光灿烂。见到儿子，果然知道难度不大。也许经过了第一场考试，大家绷紧的心放松了下来。

由于紧张感消除，儿子午休竟然美美睡了一觉。第二场是数学，也是关系理科生拉开分差较大的科目，相对四科而言，也算是儿子比较喜欢的科目。数学考试结束后，走出考场的考生似乎不妙，很多家长在安慰自己小孩，甚至有些考生忍不住掉下眼泪。儿子最不擅长用表情说话，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难易情度。考前我就决定：不问小孩考试好坏，他不提我不问。快到住处，儿子对我说了一句：“爸，今年数学大题出得非常有水平，也很刁钻。”我轻嗯了一声，说：“没事，难易大家都一样。”我尽量让他先翻过这一页，毕竟明天还有理综与外语。

考完第一天，感觉儿子已经适应了。随之而来，我的心情也好起来。当天晚上，儿子睡得比较好。8日上午，理综结束，考生大多表情凝重。儿子见到我，幽默地说，最后两道大题是留给考清华学子做的，他只是做了一部分，时间不够用，不过该做的已经做了，已经没有遗憾了！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如此，努力就好，何必太刻意在乎结果呢？

英语是儿子弱项，也是他自己最担心的。儿子基础不好，高一英语几乎每次考试都是1000名开外。在这里，我想特别感谢刘梦轩等同学对儿子提供的帮助，592班是一个包容性很强，团结互助的班级。儿子自从转到592班，英语成绩一下就提上来了，基本维持在120分左右，且很稳定！

考听力最怕噪音。儿子考点在铁路旁，最怕火车轰鸣声。我一直祈祷着这个时候不会有火车经过，直到20分钟听力结束，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

英语考试结束，老远就看见儿子向我奔来。他用手在空中用力一挥，做了一个狠狠砍下的动作。这是我看到他温和性格背后最霸气的一面，场面很美！

高考落下了帷幕，儿子不愿意估分。他说，该得到的自然会拥有，不属于自己的自然会失去。我发现儿子这一刻突然长大了！

纪念我的父亲

陈霖华

父亲离开我们有些时日了，总想写一点东西，满脑子的影像，却不知从何写起。

父亲于1999年写下洋洋数万言自传，去世前日被母亲找出。我哽咽数日读完，翻开破碎记忆，又或从母亲和亲邻述说中获得点滴，稍加整理，作为纪念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祖父归隐山野耕读。父亲生于国难当头、山河破碎的1938年。解放前夕，祖母卖嫁妆，置田产，土改时田产充公并划为地主。父幼时，家极贫，祖孙三代人，一间茅草屋。1949年，父亲由私塾转新学于张公庙小学，来回十几里山路，光脚薄衣，寒来暑往，风霜雨雪，坚韧求学。1953年，少年负笈于衡阳中学，每周末一百多里路途往返，渴了一口山沟水、饿了一粒花生米。1956年进入衡山高中，早出晚归，勤工俭学。1959年毕业，父亲因地主成分不能进入大学深造。组织念其学业优异，父亲以学生身份参加革命工作，就教于衡阳县演陂中学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国家求才若渴，父亲像刚刚展翅的雄鹰，豪情万丈，积极投身教育事业，倾其所学，培养人才。1960年，父亲调入衡阳教师培训学校，当起了老师的老师。

1961年7月，父亲因政策被下放务农。“文革”结束，父亲响应号召，辛勤劳作，发家致富。1984年，父亲重返教育岗位，全身心投入，育人无数。1995年因工伤退休，父亲为乡邻排忧解难，造福乡梓。

父亲写得一笔好字，做得一手好文章，懂古礼今学、文理齐驱，博闻强记、诗词歌赋、唱念做打，都有涉及，我等不知其深。十里八乡红白喜事，相邀既往，祭文、司仪，严谨合制。

父亲自己贫穷，见不得比自己更穷的人，总要接济，尽己所有。有同事无返乡之资，他便倾囊相授，宁愿自己步行百余里回家；遇陌生困难之人，他明知难得归还，仍资助盘缠；逢伸手乞丐，或多或少，总要给与一些。我怪他不懂社会阴暗，明明是专业乞丐，为何还要出手“相助”，父亲微微一笑：男儿放下自尊，应有难处。父亲相信“种善因，结善果”，常说吃亏是福，好人有好报，自身不得，必惠子孙。父亲光明磊落，修身齐家无缺，人前人后一个样，不自欺不欺人。

童年时，正逢“文革”。我难得见父亲一面，总是半夜

醒来见着，天亮又不见，疑是梦境。我总追着母亲要父亲，母亲轻轻叮嘱：别出去说看到父亲回来了。一次祖母病重，当时父亲被关押在离家十几里的小禾山村，两名民兵看守日夜不离。每晚待着守熟睡后，父亲轻轻起身回家，只为在祖母床前尽孝，相叙片刻，趁着守醒之前再返回原屋。如此半月，不曾间断。后待伯父伯母，亦尽心尽责。

我记得，父亲找来一块小黑板，用石灰或裁缝划粉做笔，教我们在学校理解不透的课程。最深刻的莫过于讲解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和勾股定理，举例实验、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，我终生不忘。

我上大学期间，父亲每月一封家书，从不提家里困难，总是嘱咐我安心学习，为人处世注意事项。我参加工作后过年过节回家，父亲早早地走到村口，翘首以盼。此情此景，犹在昨日。

小时候，我拿家里有限的几分钱买零食吃，或拆公家的轴承做滑板玩具车。父亲发现后，教育我说：“少时偷根针，长大成贼精。”在我求学不明、几欲退缩时，他说：“自古雄才多磨难，从来纨绔少伟男。”“天将降大幸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……”在我工作不顺时，他鼓励、告诫我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“甘罗十二虽封卿，姜尚八十方拜相”。

父亲对家庭，有情有义。父母相处相知60余年，虽有磕碰，但总是让着母亲，说母亲能嫁给地主家庭，受苦受难，不离不弃，生儿育女，操持家务，孝敬公婆，实属不易。父亲晚年，桌上好吃的先给母亲，外出游玩，寸步不离，生怕走散。

父亲对身边亲人，尽力帮扶。有谁遇到难处，他总要想方设法，助其渡过。侄儿外甥，不分亲疏，他都要照顾到。前几年有外甥英年早逝，父亲竟自责没照顾好，老泪纵横。

父亲最后一次来我家小住，感觉身体不适，时日不多。走之前的早上，他特意到我床前，千叮万嘱要带好、教育好他的满孙，我则在朦胧中诺诺应付。父亲与我最后一次对话，竟因我的不在意而匆匆结束。如今思来，我捶胸顿足，追悔莫及，百身难赎。

父亲得病以来，283天，口不能言，足不能行，苦痛自知，默默忍受。每逢周末回家探视，他必牵我手，或深情凝视，或泪流满面，久久不放。

纸短情长，重在继承。敬爱的父亲，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把您的优良家风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以告慰您在天之灵。